

漢魏樂府風箋

上

一之十

漢魏樂府風箏序

漢世聲詩既判樂府始與詩別行雅亡而頌亦僅存惟風爲可歌耳
漢書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蓋皆風也而
朝廟所作則安世房中歌郊祀歌謂是頌已饒歌非雅也鄭夾漈謂
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斑野人之作也風也
夾漈不辨風雅矣饒歌皆邊地都鄙之謠其音製崎嶇淫僻止可度
之鼓吹笛笳爲馬上之曲不可被之琴瑟金石爲殿廷之樂也是故
漢雅亡矣魏武平荆襄獲漢雅樂郎杜夔使創定雅樂漢本無雅夔
所肄習乃制氏所傳文王伐檀騶虞鹿鳴四詩之音節耳非漢雅也
其篇又不傳知其無所創定矣文帝使繆襲造短簫饒歌十二曲用

漢曲而易其名如朱鷺爲楚之平思悲翁爲戰滎陽是也夾漈謂魏
晉倣漢饒歌短簫敍其創業以來伐畔討亂肇造區夏之事卽古之
雅頌矣豈知聲爲樂體劉彥和云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短簫饒歌
乃軍中馬上所奏漢製尙不可登之殿廷况倣爲之耶是故魏雅亦
亡矣茲篇所采皆漢魏樂府風詩故曰風箋若夫安世房中歌郊祀
歌則漢頌所存者矣漢志而外若江都陳本禮長沙王先謙皆有箋
釋饒歌亦然而武進莊述祖蘄水陳沆別有饒歌句解饒歌十八曲
箋學者當自求之至於魏郊廟無頌蕭子顯曰魏辭不見疑用漢辭
沈約曰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詩而已安世之辭
不存獨有渝詩宋志所錄魏兪兒舞歌四篇是也舍是而魏頌亡矣

夫肄樂府者大率習於辭豔趨亂而已遺其聲久矣辭者其歌詩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大曲有之若聲則其辭之音也古者辭與聲別行漢藝文志有河南周歌詩七篇別有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有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別有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其證矣是故古辭一句之中五聲相和而有曲折之度古樂旣亡聲篇亦佚今論樂府只求其諧而已然已大難嚴滄浪謂古采蓮曲全不押韻馮定遠譏之謂間與田蓮古通何言無韻不知西北古亦通則爲定遠所未解者知茲事之難也茲篇於辭豔外務求其聲雖視古五聲相和曲折有度不可悉識矣然豈予之陋也沈休文猶近古宋志今鼓吹鏡歌上邪晚芝艾張三曲聲存而休文且莫能舉之矣

順德黃節序

漢魏樂府風箋卷一

順德黃節箋釋

漢風

漢書藝文志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之薄厚云今案漢志所錄高祖歌詩則所存大風歌鴻鵠歌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則所存武帝瓠子歌秋風辭蒲梢天馬歌車子侯歌及饒歌中上之回等篇也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則所存外戚傳所載是耶非耶詩拾遺記所載落葉哀蟬曲也吳楚汝南歌詩則所存雞鳴歌也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則所存雁門太守行隴西行也邯鄲

河間歌詩則所存陌上桑河間雜歌也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則所存黃門倡歌及俳歌辭也雜歌詩漢志敍九篇則所存據樂府雜題云自相逢狹路間行已下不知所起自君子有所思行已下又無本詞凡志所敍錄漢風存者止此耳未入樂府別爲漢雜曲歌辭其入樂府者爲相和歌辭

相和歌辭

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晉書樂志曰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可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被於絃管卽相和諸曲是也今案漢相和歌辭六引已缺吟歎則自魏晉後已無能歌之者大曲不入調惟相

和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尙詳器數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樂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節案鄭夾深有言昔周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三雅相和調蓋依此而起漢志不錄其辭何也美哉淵乎聞長歌大曲之音者性情以正矣識曲於江南烏生而哀樂得其節矣正容起悟則爲雞鳴陌上桑孔雀東南飛俗可謂不淫矣及讀平陵東薤露則思志義之臣誦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隴西行喟然於國奢教儉國儉教禮而婦病孤

兒雁門太守則時政之得失繫焉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子論漢魏樂府首相和歌辭本詩之六義先風也

相和曲

郭茂倩樂府詩集云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鼓琴瑟琵琶箏七種

江南

郗昂樂府解題云江南古辭蓋美芳辰麗景嬉遊得時也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節箋爾雅江南曰揚州楚辭目極千里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田田蓮葉貌

一節作釋肩班先固刪西都韻賦通吳才藻繡絡以間經連隋珠中月漢錯落間其弩

于間地北德與是德同韻西淮南子辭曰大招民無東無西無東南無北亦西和食

北相在叶職蓋西在齊韻霧為回韻互平通聲也

校陳胤在情曰藻依蒲尤飄忽

易朱行止焉谿或曰歌物江阜風淫俗所以為王刺政

不張待蔭嘉曰不戲說花偏說葉葉尚自可比愛花

節陳宛邱初東曰門刺之遊旨蕩也無

東光

古今樂錄云張永元嘉造其聲歌東光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蚤行多

悲傷

府節又箋漢地郡理志帝勃元海郡六高帝開案有一東統光志武案帝即平南直隸以河其間

地為月南越王置相蒼呂嘉郡反今廣西梧州秋遺漢伏波將軍元鼎五年

出桂陽下軍惶出水樓船將離水楊甲為出豫章將下軍瀕下水蒼梧皆侯嚴

人江淮以南樓船會十番禹人越義侯遺別將陳巴蜀因罪充人溢發露夜

積於外父兄腐敗遊而子悲可食鄉又高

節釋音陽無庚古韻通詩商頌烈祖賈我龜思成既國戒多妖平祥時五靡

穀不藏狡兔死走狗烹盡

朱止一谿曰漢東武帝征南越久未下鄭風清人

節又往案願漢父子死南粵天遣將擊南越賜下爵蒼關內侯布告天上

時下民而之天下莫用兵列於粵以百知數也皆莫求從軍見之食腐粟則益其
 或相軍糧天也再案山東貨志澹是赦時山下東囚被河災及樓船不登二數十年餘人
 蒼萬人擊粵東不臨也胡蘇東則故人相以食蒼梧則東多腐之患但擊平而
 又一天說下曰莫不古否曰字無益諸軍當糧乎也字南之方誤瘴東光者以東方明為也傷
 瘴謂東地方獨已不明而也蒼梧

薤露

殺崔豹人古傷今注為曰薤露蒿言里人命奄忽如本薤上田之露門人晞滅自

曲也亦挽謂人死者魂之魄謂歸之於蒿歌里樂府武帝曰左傳齊將與吳二

戰于不自陵田公孫始夏命節案徒宋歌玉虞對楚王預問云曰送其為陽阿歌薤即

人露則國中露之而名始此數百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
人死一去何時歸

菜節也
箋爾雅釋草薤
鴻蒼注薤似韭之
秦風兼葭
淒淒白露未晞

梁節亦釋音
露在遇韻
落有在藥韻
遇藥韻
亦有回互字通
禮喪國大語
水既涸成

修居之聖室
浩蕩兮夫何室
操今遇韻
不固有聖
太山之韻
亦有隍兮
孰字江
河諫之怨
可靈

露涸皆叶
遇晞藥通
叶此辭

唐人止詩
谿北曰邛
松柏挽歌
留也待李
市延年客
以此堪為
此曲王公
貴人

蒿里

蒿里誰家地
聚斂魂魄無賢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躕

下節箋漢書武帝紀
太古元檀高里
死伏之儼曰山名
在蒿里或

呼山為又下在里者
也即字誤以為蓬蒿
之蒿或案玉篇
泰山神黃泉也
高

則人里稿乾矣說以蓬蒿字反為經典里乃鮮流俗所誤耳今注藁安府也蓋西

都南陰曹七有高里山等神像蓋即沿蒿里東喪歌之廟誤直以蒿羅里

里為高里元和猶莊子志曰高里象山注在已歿州之亦人曰蒿

詩節大釋雅音地在清酒韻既載在駢牡韻既備與以享以回祀以通介景福則古真

又與沃趣中原音韻以沃為虞韻之入

士朱止夫谿庶曰蒿里魏武帝歌擬李為喪亂以此歌曲也送

露陳京氏師樂書會曰靈魁帝極挽胡歌之梁商為大臣朝廷家之久長之會兆賓哉歌薤

人漢意詩氣說曰盡十要九是首漢云聖賢莫能皆斷絕言千古不使後人賢更使

可加凡詩使後至人有

心陳胤倩曰此便是詩中哀過於此盡人

張蔭嘉曰前章此體慘刻盡致

雞鳴

樂府解題曰雞鳴初言天下為樂終言桃子傷而李仆喻兄弟

當相為表裏兄弟三人近時榮耀道路與相逢狹路行同

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
 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堂上有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
 碧青甃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白
 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
 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節又箋律書記貨殖傳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里之可聲謂

和樂者乎事下則古者天下賤所居皆得稱宮士列昏子禮有母人戒去鄉曰土夙

遊於四方而協柔者服世謂之傳為狂蕩刑之也柔服德也管子也爾

名史記疑中刑殺地亟薄近人則衆為定矣優作女役遊媚也貴鄆爾趙地倡宮女

王謂之郭門曰樂府門鄭序箋諸侯之惟宮外門曰詩門迺立王門漢毛傳

方諸侯以法也郭門下王雞郭門外之侯謂異姓諸侯則黃也漢

後舍壁數語謂軒郭門姓諸侯王放真筆記異云霍光園中鑿之大於

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顏對古爛者若屋披高嚴皆名鳴玉

殿不音侍中漢書尉王中莽初學記商律吏中五衛日尉得一休沐詩太

不出於類也

當節也釋像音大東有陽得庚志古大通行易也象又傳屈鳴原象卜志居窮寸凶言也所盱長豫智有悔所位不

通明皆神可有證所不

朱中止五谿曰僭鳴太刺后委政於奢莽專威福首奏善遣紫紅乎陽侯立或平曰阿初

侯民仁用迫作令歌自

李蕩子德何之熟繼讀之衛柔霍協亂傳名方中則此追詩叙寓其意盛此時既謂有兄弟刺四首

五禍人其皆兄弟侍莫中相何等理赫惟僥而倖末得脫刺之李云以云傷首之尾蓋乃有正權意貴

中哀故多作微詰辭曲耳所謂

漢之詩盛說未曰誠首兄言弟太相尤之却用法引不喻出犯之中高叙絕家

陳胤古倩曰辭當也時淋有濟情為而彼自其有事情不即傳事無緣傳可知但未嘗淋不漓

之傳狀寫雞鳴曲二象句桃太平以景下象比如與觀之黃旨曲以折下入繁情華